

為法忘軀的恩師

民國七十七年，恩師上廣下化老和尚身患重病，腦部積水、全身浮腫，又坐輪椅不良於行。南普陀寺大眾師見老和尚病重至此，深恐老和尚捨報往生，乃至誠請求其慈悲住世。老和尚看大眾師這麼誠懇請求，乃慈悲答應繼續住世。於是大眾師決議將老和尚送往台中榮總開刀治療。老和尚住院一星期後出院回南普陀寺靜養。大眾師看到老和尚開刀後神智恢復正常，欣喜萬分。比丘及比丘尼法師，因自老和尚生重病後，就不曾再聽到老和尚講解戒法，於是請求老和尚能再次開講《四分律比丘戒》。老和尚欣然答應，一星期後再次重登法座，開講《四分律比丘戒》。

老和尚剛開完刀，身體沒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調養，以致才講了一堂課，下座之後舊病復發，一星期後再度送往台中榮總住院開刀。

民國八十五年，老和尚在如法而為期半年的三壇大戒中捨報往生，真是慈悲利生為法忘軀。

提得起，放得下的大長老

民國九十一年農曆除夕，我回屏東普濟寺準備隔日大年初一帶領大眾參加新春千佛法會，並禮請上道下海長老來主法。隔日早晨，寺眾先作早課，我請海公站中央主持早課，但是他卻對我說：「你是住持，你站中央，我負責打鈴鼓。」

海公說完後，就走到鈴鼓的位置去打鈴鼓。

同年農曆七月，海公擔任中區供佛齋僧大會主任委員。齋僧大會當日，法師及信徒數萬人參加海公主持的齋僧大會，僧俗四眾，皆共歡喜，對海公極為敬仰。

法會結束後數日，海公自己一個人提著行李要去香港。當時我想派一位侍者隨行，他卻堅持不必，並說身體還好，行李自己提就可以了。就這樣，海公彷彿是一個小和尚，沒有任何大長老的架子，隻身提著行李，沒有侍者隨行，一個人去了香港。

海公是佛教界的大長老，獲得僧俗四眾景仰，卻又處處顯露平凡恬淡風範，不願麻煩人且虛懷若谷，真是提得起、放得下。

愛護弟子更甚於己的大師父

民國八十五年，南普陀寺傳授為期半年三壇大戒，上會下宗長老擔任戒會開堂大師父，我擔任引禮七師父。記得傳授二壇比丘戒時，戒會十師、引禮、戒子都先搭好九衣，然後前往戒壇前廣場準備拍合照。當時定作袈裟的要求嚴謹，必須依佛制如法製作。負責製作袈裟之居士，多次來寺請示裁縫方法，所以延誤了製作完成的時間。

戒子的三衣先製作，戒師和引禮的九衣到二壇正授當日早上才送到南普陀寺。我領到九衣後趕緊披上肩，當右手抓著袈裟扣環，準備扣上掛時，卻發現我的九衣缺少了掛。當時非常緊張，因為我是最小的引禮，必須先把袈裟搭好，然後帶領戒子到戒壇前面排班。內心惶恐不已的我趕緊向大師父上會下宗長老報告，大師父聽我講完話後，毫不猶豫的將自己的九衣掛扯下交給我，並叫我趕緊拿去縫起來。我當時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，很受大師父的舉動所感動，只得問大師父說：「您的袈裟怎麼辦？」大師父回答道：「綁一條繩子就可以了。」之後我心裏一直掛礙著大師父的袈裟，因為當天大師父必須招呼諸山長老，深

怕大師父被糗。猶記得當時能學長老還以為大師父是搭了外國袈裟。

大師父於當日不顧個人的尊嚴，不管大眾異樣的眼光，內心無所掛礙，真是愛護弟子，更甚於己。

菩薩心醫護情

民國九十三年，僧伽醫護基金會創辦人慧明法師多次與我聯絡，希望我到僧醫會幫忙。僧醫會發起人之一雖為恩師廣化老和尚，但起初我對僧醫會的性質和組織都不甚了解，多次受邀參加開會和義診活動後，才進一步了解其組織與運作，並由衷生起對僧醫會所有法師、醫生、護理人員、志工菩薩之敬重。

僧醫會的志工是一群發心菩薩，這群菩薩在社會上都有很高的身分地位，但來參加僧醫會的義診活動時，都放下個人的身段，一心一意為僧眾服務，並希望來參加義診的法師，都能得到最好的醫療服務。

當我更深入了解僧醫會的組織後，對於創辦人慧明法師更為敬佩。曾聽慧明法師提起他創辦僧醫會的過程，是自己出家後生了重病，常為就醫治療所苦，因為長住戒律道場，所得微薄單金不足以支付醫療費用，自身感受到出家遇到病緣時，如果沒有得到適當醫療補助，勢必要向俗眷請求支援，病況嚴重者，還得返回俗家受家眷照顧，如無家眷，則只好隨順因緣安排。於是慧明法師發心創立「財團法人佛教僧伽醫護基金會」。

僧醫會自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成立，至今已屆十年，曾為數千位法師免費健康檢查，並提供健保補助及醫療補助，無數僧眾受惠。慧明法師真是菩薩發心、功德無量。

附註：上廣下化老和尚為本會發起人

上道下海長老為本會榮譽董事長

上會下宗長老現任本會副董事長

上慧下明法師現任本會執行長